

《银雀山汉墓竹简〔壹〕》校勘记

张显成 庄利果

摘要：通过对整理报告《银雀山汉墓竹简〔壹〕》图版、摹本、释文和摹本隶文的仔细校核，共校出错误27条，出现于42处。这些错误大致可分为隶定错误、误加衍文、相互矛盾、误标简号几类，其中隶定错误最多。

关键词：银雀山汉墓竹简；释文；摹本隶文；校勘记

中图分类号：K877

文献标识码：A

文章编号：1009-1017(2010)02-0053-05

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报告第一函《银雀山汉墓竹简〔壹〕》，^①全书共含《孙子兵法》、《孙臆兵法》、《尉繚子》、《晏子》、《六韬》、《守法守令等十三篇》六种。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整理报告，不光有图版、释文注释，还有摹本，且《孙子兵法》、《孙臆兵法》二种摹本的每枚简旁还有相应的隶定文字（以下称“摹本隶文”），为学界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，此后像这样高质量的整理报告已不多见，我们要真诚地感谢整理这批竹简的专家学者！

我们在利用此函整理报告时，将全书释文与图版、摹本及摹本隶文进行了比较仔细的校对，发现了一些微疵，可定论者共27条，出现于42处。这些错误大致可分以下几类：一是文字隶定错误，二是文字隶定欠妥，三是误加衍文，四是相互矛盾，五是误标简号。现大致按上述几类并依原简序条记于下，以便学界更好地利用此函报告：^②

①文物出版社，1985年，8开精装本。银雀山汉墓竹简1972年发现至今已30多年，整理小组曾称这批竹简拟分三函出版，但至今只出版了第壹函。

②为了便于论述，以下所引简文和按语中的相关文字用繁体排印。另，所引简文若文意未完，则引文末不加标点。再，所引简文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。

收稿日期：2009-09-25

作者简介：张显成(1953-)，四川成都人，文学博士，西南大学文献所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主要研究方向：汉语汉字史，古文献学。
庄利果(1975-)，河南洛阳人，西南大学文献所研究生，主要研究方向：古文献学。

一、隶定错误

这是出现错误最多的一类，包括摹本隶文的隶定错误和释文的隶定错误。这类错误最多，达21条，出现于31处。

（一）误“倍”为“信”

《孙子兵法》70 摹本隶文：“處信”

按：上引“信”，简文写作𠂔，^③该字左边部分稍有不清楚，但对比同为《孙子兵法》的106简“倍”的简文𠂔可知，当隶为“倍”无疑，摹本隶文误。释文不误。

（二）误“辭”为“辭”

《孙子兵法》97 释文：“口庠（卑）而備益者，進也。辭強而【口】馭（驅）者，退也。”

按：上引“辭”简文写作𠂔（左上方稍有殘損，即“辭”），故当隶定为“辭”。摹本隶文不误。

“辭”与“辭”原本是不同的两个字，“辭”的本义是“辞让、辞去、不接受”，“辭”的本义为“讼辞”。《说文·辛部》：“辭，不受也。从受、辛，受辛宜辭之也。”又，“辭，讼也。从𠂔，𠂔犹理辜也。𠂔，理也。”^④虽然此二字在使用中多有相混，

③原简字形为笔者根据整理报告图版并参摹本经电脑处理退去底色者，下同。

④上引《说文》依大徐本。另，小徐本释“辭”为：“辭讼也。从、辛， 犹理辜也。”与大徐所释无根本区别。段注认为“辭”的本义为“说”（解说，辩解），并依《广韵》之所引改释为：“辭，说也。从、辛， 辛犹理辜也。”“辭”之“讼”和“说”两个意义在先秦两汉文献

后世遂多以“辭”代“辭”，但上引简文中的“辭”正是用为本义，故无论是从字形上来看还是从字义上来看，释文都不当隶作“辭”，而当隶为“辭”。

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。“辭”在全书六种文献中凡8见，除上引97简释文隶定为“辭”外，其余7见释文均隶定为“辭”，然后加括号注为“辭”，可知，全书释文对此字的释读是不统一的。这7见释文如下：

《孙子兵法》200 释文：“不辭（辭）汧難。”

《尉繚子》476 释文：“閉關辭（辭）交而廷中之故□”

《晏子》550~551 释文：“公恐，辭（辭）

【□□□□】不果伐宋。”

又，563 释文：“祝宗用事，辭（辭）罪而【□□□□】也。”

又，566 释文：“祝宗用事，辭（辭）罪而不敢有（祈）求也。”

又，628 释文：“昔者晏子辭（辭）賞以正君，故過不弇。”

又，630 释文：“固辭（辭）而弗受。”

由上可知，上引7见简文中的“辭”也均为“辞让、辞去、不接受”义，故亦均当径释为“辭”。当然，原释文可能是因为“辭”“辭”二字后世文献多有相混而多以“辭”代“辭”，遂在“辭”后加括号注为“辭”。若是这样倒也不算错；但严格地说，还是径释“辭”为好。

上引7见的《孙子兵法》200简摹本隶文作“辭”，其余6见摹本无隶文（如文首言，全书仅《孙子兵法》和《孙臆兵法》有摹本隶文，故《尉繚子》、《晏子》无摹本隶文）。

（三）误“諸”为“诸”

《孙子兵法》116 释文：“投之無所往者，諸、歲之勇也。”

按：上引“诸”，简文作諸，故当隶为“諸”，释文误（盖排印之误）。摹本隶文不误。

（四）误“於”为“于”

《孙子兵法》133 释文：“属于郎（廊）上，

以誅其事。”

按：上引“于”，简文作𠂔，故当隶为“於”，释文误。摹本隶文不误。

（五）误“御”为“御”

《孙子兵法》160 摹本隶文：“以御富民。”

《孙子兵法》200 摹本隶文：“孫子以汧御爲。”

《孙子兵法》201 摹本隶文：“參乘爲與司空告汧御、參乘曰。”

《孙臆兵法》325 摹本隶文：“御將，不勝。”

按：上引四简之“御”，图版及摹本均作“御”（200简的此字左右两边有残损，325简的此字左边有残损），如160简作御，摹本隶文误。释文均作“御”，不误。后世有将“御”讹为“御”者（如《范式碑》），但简文不讹。

（六）误“足”为“之”

《孙子兵法》166 摹本隶文：“之城必不取”

按：上引“之”，当依释文作“足”。原简“足”字上半部残损，下半部分自然与“之”有些形近，盖摹本隶文审形不慎而误为“之”。现依释文将“足”字上下文引如下：“若力【不】足，城必不取。”由文意也可知此字当释“足”。

（七）误“倍”为“倍”

《孙子兵法》176 释文：“順術，倍（背）衝。”

按：上引“倍”，简文写作𠂔，故当隶为“倍”，释文不确。摹本隶文不误。倍，为“倍”的讹误俗写（简帛中时见“𠂔”、“𠂔”不分相混）。此字正确的释读当是：隶作“倍”，然后说明“倍”是“倍”的讹误俗写，“倍”读为“背”，即：倍（〈倍〉背）。

（八）误“茲”为“茲”

《孙子兵法》176 摹本隶文：“至於茲遂。”

按：上引“茲”，简文写作茲，此字右下为“支”，故当隶为“茲”，摹本隶文误。释文不误。

（九）误“固”为“國”

《孙子兵法》184 释文：“右之，是胃（謂）天國。”


按：上引“國”，简文写作固，故当隶为“固”，释文误。摹本隶文不误。

（十）误“顥”为“顥”

《孙子兵法》195 释文：“不穀顥（顥）以婦




中运用都很多，但无论哪一个是本义，它与“辭”都是不同的两个字。

人。”

按：上引“顛”，原字右边有残损（右边的“頁”残），但左边很清楚，作，故当隶为“顛”，释文误。摹本隶文为“顛”，不误。顛，是“顛”（《说文·页部》）的省写俗体，省去了左边中间的“厂”。^①顛，同“顛”。出土先秦两汉文献中“顛”多作“顛”或其俗体。

（十一）误“適”为“道”





《孙子兵法》214 摹本隶文：“三軍信示將畏者乘示道。”

按：上引“道”，原简作，略有残损，但对比全书的“適”字原形（“適”字全书甚多，如同为《孙子兵法》58简“適”的原形），可知当隶为“適”（读为“敵”）。纵观该字上文也可证该字当隶为“適”：“民莫貴於威。威行於眾，嚴行於吏，三軍信示將畏（威）者，乘其適（敵）。”故摹本隶文误。释文不误。

（十二）误“擊”为“毆”

《孙臧兵法》242 释文：“環涂毆（擊）械其後。”



《孙臧兵法》356 释文：“毆（擊）非高下非”

按：上引二简之“毆”，原简依次分别写作、（此字稍有残损），对比全书其它简的“毆”字原形（“毆”字全书甚多，如同为《孙臧兵法》342简“毆”的原形），和“擊”字原形（“擊”字全书亦甚多，如同为《孙臧兵法》342简“擊”的原形），可知上引二简隶定误，均当隶为“擊”。且上引释文非但误为“毆”，还加括号读为“擊”。^②摹本隶文不误。

（十三）誤“闔”爲“闔”


《孙臧兵法》405-406 摹本隶文：“取喙以闔

燧。”

按：上引“闔”为405简末字，此字原简作，与《说文》“闔”写法（）相同，可知当隶为“闔”，摹本隶文误。释文不误。闔，虽是“闔”的省笔俗体，但原字是“闔”而不是“闔”。

（十四）误“接”为“接”、“接”



《孙臧兵法》408 释文：“汜戰接厝用喙逢。”^③

按：上引“接”，摹本隶文作“接”，不光与释文不统一，且释文与摹本隶文均误。此字原形为，当隶为“接”（银雀山汉简中偏旁“亼”、“扌”、“木”形体区别甚明）。接，传世典籍未见，当读为“接”或“接”，^④均指“两军相接”。简帛中时见偏旁“扌”、“亼”混书不分，故上引简文“接”也很可能是“接”的俗写。不过，无论是否为俗写，都不当隶为“接”或“接”，因原简此字左旁为“亼”是非常清楚的，文字隶定当忠实于原形。

（十五）误“拂”为“拂”

《孙臧兵法》409 释文：“秦拂内以委施（透迤）。 ”

《孙臧兵法》422 释文：“秦拂内以委施（透迤）。 ”

按：上引二简之“拂”，原简依次分别写作、（此字左边稍有残损），可知当隶为“拂”（左为“心”，非“巾”），释文误。摹本隶文不误。

（十六）误“入”为“人”

《孙臧兵法》410 摹本隶文：“唐人内寇以棺士。”


按：上引“人”，依上下文当隶为“入”。虽然简文中“人”与“入”写法区别不甚明，但根据上下文这里隶为“入”是无疑的，若隶为“人”则不可解，故摹本隶文误。释文不误。

（十七）误“号”为“號”


③此条与下文（十六）条所引《孙臧兵法》410简文的“厝”字，原简均为“厝”（为“广”字头，非“厂”字头）。整理报告的释文将这两处均直接释为“厝”，不太妥，当释为：“厝（厝）。 ”即当读“厝”为“厝”。

④接，《说文·木部》：“续木也。从木妾声。”段玉裁注：“接之言接也，今接行而接废矣。”

①详张显成、余涛《论银雀山汉简中的俗字》，《汉语史研究集刊》第4辑，第260页，巴蜀书社，2001。



②如上所述，银雀山汉简中“毆”與“擊”均见，且是出现频率很高区别很清楚的两个字，如《孙臧兵法》252简此两字均有：“舜擊謹收（兜），方（放）之宗（崇）；擊歸（鯨），方（放）之羽；毆（擊）三苗，方（放）之危。”故仅从此点来讲，上引242、356二简释文也不当误。另，“擊”字《说文》作（《手部》），“手”在下，如上所引，简文将“手”写到了右边而成了左右结构（此写法简帛和汉碑均多见），与《说文》写法略异。

《尉繚子》486 释文：“發號出令。”

按：上引“號”，原简作，可知当隶为“号”，释文误。



（十八）误“后”为“後”

《晏子》567 释文：“百生（姓）親之，晏子沒而後衰。”

按：上引“後”，原简作，此字左边有残损，但对比《晏子》其它简中的“后”字（如简 528），可知当隶为“后”，释文误。全书六种文献中“後”共 44 见，^①“后”共 17 见，^②均表“先後”之“後”义，除上举 567 简释文误“后”为“後”外，其余各简的释文及摹本隶文（《孙子兵法》、《孙臆兵法》）均不误。

（十九）误“兇”为“凶”

《六韬》668 释文：“國有大凶。”





按：上引“凶”，原简作，可知当隶为“兇”，释文误（可对比简文“凶”字原形，如《孙子兵法》139 简）。虽然“兇”、“凶”意义多有相通，上引句无论作“兇”还是作“凶”意义都相同，但原简毕竟是“兇”而不是“凶”，且《说文》“兇”、“凶”各为一字（见《说文·凶部》）。

（二十）误“杀”为“殺”

《六韬》639 释文：“可殺也。”

又，726 释文：“殺一夫而利天。”

《守法守令等十三篇》791 释文：“殺鷄狗毋令有聲。”^③

按：上引三简之“殺”，原简依次分别写作、、，可知当隶为“杀”，释文误。通查全书六种文献可知，《六韬》及《守法守令等十三篇》两种写作“杀”（即上引 3 见），其余四种写作“殺”（凡 14 见，如《孙臆兵法》334），而全书释文

却一律写作“殺”，上引三简释文自然误。





（二十一）误“雞”为“鷄”

《守法守令等十三篇》911 释文：“鷄狗之聲。”

又，791 释文：“殺鷄狗毋令有聲。”^⑤

又，943 释文：“上家畜一豕、一狗、鷄一雄一雌。”

又，947 释文：“狗豕鷄。”

按：上引四简之“鷄”，原简依次分别写作、、、，可知均当隶为“雞”（右边形符是“隹”，不是“鳥”），释文误。“雞”与“鷄”虽为异体字，但毕竟各为一字（《说文》认为“鷄”是籀文）。



二、隶定欠妥

指文字隶定不算错误，但失之于隶定太宽泛而欠妥。计 1 条，出现于 2 处。

（二十二）宜作“策”而不宜作“策”

《尉繚子》521 释文：“兵策。”

又，512 释文：“策也。”

按：上引二简之“策”，原简依次分别写作、（此字左边有残损），可知均当隶为“策”。策，虽是“策”的俗字，但字形已相差太远，故上引二简宜释“策”，然后再说明同“策”。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报告的释文对此字正是这样处理的，如《马王堆汉墓帛书（肆）》的以下各处释文即然：《十问》12、98，《合阴阳》125，《养生方》83，《五十二病方》153，等等。

三、误加衍文

指释文误加了原简没有的文字。计 1 条，出现于 1 处。

（二十三）衍“之”字

《孙子兵法》207 释文：“有（又）三告而五申之，鼓而前之，婦人亂而笑。三告而五申之者三矣，

①这 44 见如下：《孙子兵法》12，33，34，53 正，61，69，71，91，109，126，163，166，167，198。《孙臆兵法》242，243，307，331，339，341，349 正，353（3 见），364，365（2 见），366，369。《尉繚子》514，515（2 见）。《晏子》604。《六韬》744。《守法守令等十三篇》799，863，872，966，967，970，972，973，976，977。
②除上举 567 简外，其余 16 见如下：《孙子兵法》131（2 见）。《孙臆兵法》249，251（2 见），298。《晏子》528（2 见），558，560。《六韬》705，728，732。《守法守令等十三篇》796，830，857。
③此简释文的“鷄”为“雞”之误，详下（二十一）条。
④这 14 见除这里所举《孙臆兵法》334 外，其余 13 见如下：

《孙子兵法》16，87，150。《孙臆兵法》242，335，344，347，348，354，378 背。《尉繚子》487。《晏子》594，606。

⑤此简“殺”为“杀”之误，详上条。

而令猶不行。”

按：上引释文“之”字，图版及摹本均无此字，为释文增衍文字，盖涉上文“五申之”而衍。摹本隶文不误。

四、相互矛盾

主要表现为摹本隶文与释文不统一而相互矛盾。往往是摹本隶文释甲，释文释乙，而释甲或释乙都无所谓对错。这与上文“一”（隶定错误）不同，上文“一”虽然也多有摹本隶文与释文不统一的问题，但“一”是要么摹本隶文错误，要么释文错误。计3条，出现于4处。

（二十四）“勝”、“□”不统一

《孙子兵法》217 摹本隶文：“無不勝。”

按：上引“勝”，释文作“□”，二者不统一。此字图版下半残（主要是右下半残），从残存笔画来看，释“勝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

（二十五）“段”、“段”不统一

《孙膑兵法》242~243 摹本隶文：“於是段齊城高唐爲兩直將蟻傅平陵。”

按：上引“段”，释文作“段”，与摹本隶文相互矛盾不统一。此字若隶定为“段”，则其意为“分开”，“於是段齊城高唐爲兩”当为句，意谓将齐城、高唐二大夫带领的军队分成两部。若隶定为“段”，则视为“假”的本字，意指“暂时任命”，“於是段齊城高唐爲兩直將”当为句，意谓暂时任命齐城、高唐二大夫为“两直”之将。“段”、“段”二字的《说文》小篆形体和在简文中的形体都相近，区别主要在于该字的左半边，但从原简字形来看（段），还是隶“段”为佳。且无论如何隶定，摹本隶文和释文二者都不应相互矛盾而不统一。

（二十六）“散”、“散”不统一

《孙膑兵法》399 释文：“氣不斷則迴，【迴】則不轉易散，臨難易散必敗。”

按：上引“散”，摹本隶文作“散”，与释文不统一。全书六种文献中“散”字原简均作“𣪠”^①，如上举《孙膑兵法》399 前一字写作𣪠（右边稍有残损），再如《晏子》549 写作𣪠；与《说文》写法𣪠（《肉部》）基本相同，区别在于《说文》是左右结构，简文为上下结构。上引399 简摹本隶文隶作“散”不算错，属宽式隶定。简文此字凡13见，^②除上引399 简2见的摹本隶文作“散”外，全书的释文和摹本隶文均统一写作“散”（如文首言，全书仅《孙子兵法》和《孙膑兵法》有摹本隶文），唯此399 简摹本隶文与全书体例不一。

五、误标简号

指简号标注错误。计3处。

（二十七）误标“693”、“694”、“695”为“八九三”、“八九四”、“八九五”

摹本第96页将《六韬》的“693”（六九三）、“694”（六九四）、“695”（六九五）三枚简的简号分别误标为：“八九三”、“八九四”、“八九五”。即当标分别为：“六九三”、“六九四”、“六九五”。（盖排印之误）

（责任编辑：刘兵）

①尽管此字在有些简中笔画有点残脱，但并不妨碍此字的释读。

②其余11见为：《孙子兵法》105，107，123，125。《孙膑兵法》406，446。《尉繚子》502。《晏子》549，609。《六韬》702。《守法守令等十三篇》962。